

近代俠義英雄傳

四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不肖生

批校 葉洪生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近代俠義英雄傳

四

原著 批校
不肖生 葉洪生

73 · 11 · 0724

· 8404312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近代俠義英雄傳（第四冊）

著者 平江不肖生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

電話：七六〇一六—二三一七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—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
定價：全四冊新台幣六〇〇元

第七十三回

班諾威假設歡迎筵 黃石屏初試金針術

話說彭庶白見問笑道：「到這時自然有我的任務。當時我見柳君摔了一個流氓下河，料知這些流氓便同時將柳君圍住攻擊，有柳君這種能耐，也足夠應付；何況那木橋不到一丈寬，就是三四個人上前，也不好施展呢。只要柳君能將流氓堵住，橋上即用不著我了。我想那少婦半夜獨行，這些流氓雖被堵住了，過橋去是中國地方，流氓也還是很多，難保不又生波折，我不能不追上去保護到底。在柳君舉起第二個流氓的時候，就飛身跑過木橋，不料有幾個強悍的流氓，腳下也很快，居然跟著我衝過了橋。那少婦先見有許多流氓跟著，已是驚慌失措，他心裡自無從知道我兩人是特去保護他的。忽聽得橋上打將起來，他更料不到是救他的人打流氓，以為是流氓自相火併，險些兒把魂都嚇掉了。」

「一個青年婦女，遭逢這種境地，心裡越著急，腳下越走不動，雙手所提的東西，也越覺沈重了。正在急的無可奈何之際，加以聽了我和幾個流氓追趕的腳步聲，安得不大呼救命。我這時心想上前去，向他說明我是好心來保護他的罷，他決不相信。而且一時我也說不明白，他也聽不明白，反給那幾個追趕上來的流氓，以下手的機會。既不能向他說明，是這麼追上去，

他勢必越嚇越慌，甚至嚇得倒地不能行動，這時我心裡也就感得無可奈何了。忽轉念一想，跟在我後面追來的，不過幾個流氓，我何不先把這幾個東西收拾了再說。如此一轉念，便立時止步不追了。

「那幾個流氓，真是要錢不要命，見我突然停步在馬路中間立著，一點兒不躊躇的對我奔來。我朝旁邊一閃，用中食兩指頭，在他軟腰上點了一下；不中用的東西，點得他即時往地下一蹲，雙手捧著痛處，連哎呀也叫不出。我還怕他一會兒又能起來，索性在他玉枕關上，又賞他一腳尖。第一個被我是這麼收拾了，接連追上來的第二個第三個，卻不敢魯莽衝上來了；分左右一邊一個站著，都回頭望望背後。我料知他們的用意，是想等後面那些流氓追到切近了，他兩個方上前將我困住，好讓那些流氓衝過去下手。」

「我那裡還敢怠慢？估量站左邊那個比較強硬些，只低身一個箭步，就躡到了他身邊，正待也照樣給他一下不還價的；誰想那東西，也會幾手功夫，身手更異常活潑；我剛躡到他身邊，他彷彿知道抵敵不過，不肯硬碰，忙閃身避過一邊，飛起右腿向我左脅下踢來。我不提防他居然會這一手，險些兒被他踢個正著。我因為腳才落地，萬分來不及躲閃，只好用左手順勢往後面一撩；恰巧碰在他腳背上，他的來勢太猛，這一下大概碰的不輕，登時喊了一聲哎呀！便不能著地行走了。」

「我恐怕右邊那個再跑，正打算趕過去，那東西已回頭朝來路上跑去。他既回頭跑，不再追趕少婦，我當然不去追他。也是那東西活該倒楣，跑不到十多丈遠近，就迎面遇著柳君。柳

君此時打紅了眼，一把將他攔住，往街邊水門汀上一躓，直躓個半死。我問柳君，那一大群流氓怎樣了？柳君說有三個摔在河裡，其餘的都四散跑了。我兩人再去追趕那少婦時，已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。追尋了一陣，不見蹤影，這才各自回家安歇。我到家已是三點一刻，可說是耽擱了一夜的睡眠。」

霍元甲道：「可惜不曾追著那少婦，不知道他為什麼，半夜三更的獨自是這般驚驚慌慌的行走？」農勁蓀道：「想必是人家的姨太太，不安於室，趁半夜避夫逃走，斷非光明正大的行動。」霍元甲笑道：「上海這地方，像這樣差不多的事情，每日大約總有幾件，那少婦真是造化好，湊巧遇著兩位熱腸人。我看柳君的年齡，至多不滿二十歲，不知是從那裡練的武藝，這麼了得！請問貴老師是那位？」

柳惕安笑著搖頭道：「我從來不但沒有練過武藝，並不曾見旁人練過武藝，也不曾聽人說過武藝。胡亂和那些流氓打打架，如何用得著什麼武藝？」

霍元甲聽了驚詫道：「老哥這話是真的嗎？」柳惕安正色道：「我從知道說話時起，就時常受先慈的教訓，不許說假話，豈有現在無端對霍先生說假話之理！」霍元甲自覺說話失於檢點，連忙起身作揖說道：「不是我敢疑心老哥說假話，實因不練武藝而有這般能耐，事太不尋常了。我恐怕是老哥客氣，不肯說曾練武藝的話，所以問這話是真嗎？我生平也曾見過不練武藝的人，氣力極大，一人能敵七八個莽漢；但是那人的身體，生成非常壯實，使人一望便可知道他是一個有氣力的猛士。至於老哥的容貌身材，和氣概舉動，完全是一個斯文人，誰也看不

出是天生多力的。聽庶白兄所述老哥打流氓的情形，並不是僅僅會些兒武藝的人所能做到，這就使我莫名其妙了。」

彭庶白道：「我初和柳君見面的時候，不也是與四爺一般的懷疑嗎？後來與柳君接近的次數多了，才漸漸知道他在六歲的時候，便在四川深山中從師學道；近年來因不耐山中寂寞，方重入社會，想做一番事業。」農勁蓀點頭笑道：「這就無怪其然了，學道的人不必練習武藝，然武藝沒有不好的。中國有名的拳術，多從修道的傳下來，便可以證明了。練武藝練到極好的時候，也可以通道，只是很難，是因為從枝葉去求根本的緣故，這也不僅武藝，世間一切的技藝皆如此。若從修道入手，去求一切的技藝，都極容易通達；因為是從根本上著手的緣故，這道理是確切不移的。」

霍元甲聽說柳惕安六歲即曾入山學道，很高興的說道：「怪道柳君這麼輕的年紀，這麼文弱的體魄，卻有那麼高強的本領，原來是得了道的人。修道人的行為本領，兄弟從小就時常聽前輩人說過，那時心裡只知道羨慕；後來漸漸長大成人，到天津做買賣，也經常聽人說些神奇古怪的事蹟，但這時心裡便不和小時相同了，不免有些懷疑這些話是假的。如果真有修道的人，修道的人真有許多離奇古怪的本領，何以我生長了這麼多歲數，倒不曾遇見一個這樣的人呢？直到於今，還是這般思想。今日遇見柳君，實可以證明我以前所聽說的不假。不過我得請教柳君，道是人人可學的呢？還是也有不可以學的？」柳惕安笑道：「彭庶白先生替我吹噓，說我在深山學道，實在我並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叫做道。」

彭庶白笑道：「柳君這話，卻是欺人之談！承柳君不棄，對我詳述在青城山的生活情形，是因為覺得我不是下流不足與言之人。霍四爺的胸襟光明正大，是最欽佩的，農翁與四爺的交情極厚，性情舉動，也是一般的磊落；因此我才把柳君學道的話說出來，都不是外人，何必如此隱瞞呢？」

柳惕安很著急似的說道：「我怎敢作欺人之談，我在山上經過的情形，無論對什麼人都可以說；不過恐怕給人家聽了笑話，所以我非其人，不願意說。我在山裡學的東西很多，確是沒有一樣叫做道，我學的時候是獨自一個人，學了下山也沒有教過旁人，不知道是不是人人可以學。不過我曾聽得我師傅說過，要尋覓一個可以傳授的徒弟，極不容易。照這樣說來，或者不是人人可以學，如果人人可學，又不要花錢，如何說要尋覓一個徒弟不容易呢？」

農勁蓀笑道：「無論什麼技藝，都不能說人人可學，何況是解決人生一切痛苦的大道呢？當然是在千萬人中，不易遇到一個。」霍元甲長嘆了一聲道：「我也是這般著想，倘若道是人可學的，那麼世間得道的人，一定很多，不至四十多年來，我就只遇著柳君一個。我還得請教柳君，像我這種粗人，不知也能學不能學？」

柳惕安道：「這不是容易的事，我不敢亂說。」霍元甲問道：「要如何才能知道呢？」柳惕安道：「須得了道的人才能知道。」霍元甲道：「照柳君這樣說來，凡是修道的人，必待自己得了道，方能收徒弟麼？」柳惕安笑道：「收徒弟又是一回事，修道的不見得人人能得道，就是因收徒弟的不知這徒弟能不能學道。」霍元甲問道：「那麼自己不曾得道，也可以收徒弟

嗎？」柳惕安道：「這有何不可？譬如練拳術的，不見得能收徒弟便是好手。」霍元甲又問了問柳惕安在山中學道時的情形，柳惕安才和彭庶白一同告辭而去。

柳彭二人走後，霍元甲獨自低頭沉思，面上顯出抑鬱不樂的顏色。農勁蓀笑問道：「四爺不是因聽了學道的話，心裡有些感觸麼？」

霍元甲半晌方答道：「我倒不為這個，我覺得費了很多銀錢，用了很多心力，擺設這麼一個擂台，滿擬報紙上的廣告一登出，必有不少的外國人前來比賽；中國人來打播的多，是更不用說的了。誰知事實完全與我所想像的相反，連那個王子春都不肯到臺上去與我交手。那王子春的年紀既輕，又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，目空一切，什麼名人，他也不知道害怕；加以存心想和我試試，我以為他必不至十分推辭的，真想不到他居然堅執不肯到臺上去。他若肯上臺，我和他打起來，比和東海趙打的時候，定好看多了。人家花錢買入場券來看打播，若一動手就分了勝負，臺下的人還不曾瞧得明白，有什麼趣味呢？我就希望有像王子春這種能耐的人上臺，可以用種種方法去引誘他，使他將全副蹤跳的功夫，都在臺上使出來，打的滿臺飛舞；不用說外行看了兩眼發花，便是內行看了也得叫好，那時我決不在此地交手時一般硬幹了。這般一個好對手走了，去那裡再尋第二個來？這樁事教我如何不納悶？」

農勁蓀哈哈笑道：「原來為這件事納悶，太不值得了。於今播臺還擺不到十天，報紙上的廣告，也是開播的這日才登出；除了住在上海，及上海附近的，不難隨時報名而外，住在別省的，那怕是安徽江西湖北等交通極便利的地方，此時十有八九還不曾見著廣告。看了廣告就動

身，也得費幾天工夫才能到上海，至於外國人就更難了。四爺因這幾日沒人來打播，便這麼納悶，不是不值得嗎？」

霍元甲道：「農爺說的不差，我們若不是在銀錢上打算盤，早半個月就把廣告登出來，豈不好多了。」

農勁蓀點頭道：「明天班諾威的歡迎會，說不定可以會見幾個外國的大力士、或拳鬥家。因為班諾威是一個歡喜武術的人，在上海的外國大力士拳鬥家，他必認識，明天這種集會，決無不到之理。尋常外國人開歡迎會，照例須請受歡迎的人演說；明天班諾威若要四爺演說，誇張中國拳術的話，不妨多說。外國人瞧中國人不起的心理，普通都差不多，有學問及有特別眼光的，方能看出中國固有的國粹，知道非專注重物質文明的外國所能及。至於一般在上海做生意的商人，沒有不是對中國的一切都存心輕視的，尤其是腦筋簡單的大力士拳鬥家，他們聽了四爺誇張中國拳術的話，心必不服；或者能激發幾個人去張園打播。這種演說，也帶著幾成廣告性質在內。」

霍元甲聽說要演說，便顯出躊躇的神氣說道：「外國人歡迎人，一定得演說的麼？我不知怎的，生平就怕教我演說，同一樣的說話，坐在房中可以說；一教我立在臺上，就是極平常的話，也說不出了。在未上臺之先，心裡預備了多少話要說，一到臺上，竟糊裡糊塗的，把預備的話都忘了。明天的歡迎會，到場的必是外國人居多，我恐怕比平常更說不出。」

農勁蓀道：「不能演說的人多，還算不了什麼，許多有大學問的人，尚且不能演說。一種

是限於天資，就是尋常說話，也無條理，每每詞不達意，這種人是永遠不能演說的。一種是因為沒有演說的經驗，平時說話極其自然，上臺就矜持過分，反不如平時說的好，四爺就是這種人。我有一個演說的訣竅，說給四爺聽，只要能實行這訣竅，斷沒有不能演說的。」

霍元甲欣然問道：「什麼訣竅？我真用得著請教。」

農勁蓀笑道：「這訣竅極簡單，就是胆大臉皮厚五個字。胆不大臉皮不厚的人，不問有多大的學問，一上臺便心裡著慌、臉皮發紅，什麼話都說不出了。四爺只牢牢的記著，在上臺的時候，不要以為臺下的人，本領有比我高的，勢力有比我大的，年紀有比我老的；心裡要認定臺下的人，都是一班年輕毫無知識的人；我上去說話，是教訓他們、是命令他們，無論什麼話，我想說就可以說，說出來是不會錯的。必須有這般勇氣，才可以上臺演說。越是人多的集會，越要有十足的勇氣；萬不可覺得這千萬人之中，必有多少有勢力的，有多少有學問的，甚至還有我的親戚六眷長輩在內，說話不可不謹慎。」

「四爺生平演說的次數雖少，然聽人家演說的次數，大約也不少了。試一回想某某演說時的神情，凡是當時能博得多數人鼓掌稱讚的，決不是說話最謙虛的人。至於演說的聲調，疾徐高下，都有關係；自己的膽力一大，臨時沒有害怕的心，在說話的時候，便自然能在聲調上用心了。像明天這種歡迎會，論理我們是客，說話自應客氣些，但是客氣的話，只能在上臺的時候，向主人及一般來賓道謝的話裡面說出來；一說到中國拳術的本題，就得侃侃而談，不妨表示出一種獨有千古的氣概。我這番話，並不是教唆四爺吹牛皮，我因知道四爺平日演說的缺點，

就在沒有說話的勇氣。而明天這種演說，尤其用得著鼓吹。

「明天四爺演說，當然是由我來譯成英國話，便有些不完足的地方，我自知道將意思補充，儘管放心大膽的往下說便了。說過一段讓我翻譯的時候，四爺便可趁此當兒思量第二段，對外國人演說，討便宜就在這地方。」霍元甲當下又和農勁蓀商量了一陣演說應如何措詞。

次日下午才過兩點鐘，霍元甲農勁蓀正陪著李存義劉鳳春一班天津北京來的朋友談話，茶房忽帶著一個二十多歲，當差模樣的人進來，向霍元甲行了個禮，拿出手中名片說道：「我是嘉道洋行班諾威先生，打發來迎接霍先生農先生的。」

農勁蓀伸手接過名片來，看是班諾威的，便說道：「昨日班先生親自在這裡約的，不是下午四點鐘嗎？此刻剛到兩點鐘，怎麼就來接呢？」李存義笑道：「中國人請客，照例是得催請幾番才到的；這班諾威在上海做了多年的生意，必是學了中國的禮節。」農勁蓀笑道：「他若真是染了中國這類壞風氣，我原預備四點鐘準時前去的，倒要遲一兩點鐘去方好。因為中國人請四點鐘，非到五六點鐘，連主人都不曾到。」

黃鼠狼給雞
拜年。

那當差的聽了說道：「班諾威先生其所以打發我此時來迎接，並不是學了此地平常請客的風氣，他因為欽佩霍先生的本領，想早兩點鐘接去，趁沒有旁的賓客，好清靜談話；一到四點鐘，來客多了，說話舉動，都有些受拘束似的。他打發自己坐的汽車接客，我在他跟前三四年了，此番還是第一次。他此刻在行裡坐候，請兩位就賞光罷。」農勁蓀對霍元甲笑道：「這般舉動，我平生結交的外國朋友不少，今日也是頭一次遇著；他既這麼誠懇，我們只好就此坐他

就近取譬，
無不如意。

的車去罷。」李存義等只得起身道：「他派車來迎接，當然就去，既不好教他空車回去，又不好無端留他的汽車在此等候到四點鐘。我們明天再來聽開歡迎會的情形罷。」說著都告辭走了。農霍二人跟著那當差的出門上了汽車，風也似的馳走。霍元甲問農勁蓀道：「這汽車有五個人的座位，前邊還可以坐兩個人，不知坐滿七個人，還能像這樣跑的快麼？」農勁蓀道：「這是在馬路上因行人多，不敢開快車；若在無人的鄉下，盡這車的速度開走，大約至少可比現在還快一倍，坐滿七個人和只坐一個人一樣。」

霍元甲禁不住吐舌道：「七個人至少也有七百斤，再加以這般重的車身，總在一千斤以外；這部機器開動起來，若沒有一萬斤以上的力量，如何能載著千斤以上的東西，這般飛跑？」農勁蓀搖頭道：「這機器並沒有這麼大的力量。其所以能跑的這麼快，機器的力量固然不小，因為馬路堅硬平坦，四個氣皮輪盤能發生一種彈力，使壓在地上的重量減輕，也是一個大原因。倘若在不平而鬆軟的路上，再用四個鐵輪盤，就是一個人不坐在上面，也開行不動；這樣的馬路，只要跑發了勢，絕不要多少力量去推動他。四爺只看那些拉人力車的，只顧兩腳向前飛跑，便可以知道是不大費氣力的了。尋常拉人力車的，多有五十歲以上的老年人，還抽著鴉片煙，這種車夫，難道能有多大的力量？一個坐車的百多斤，加上七八十斤重的車身，論情理要拉著飛跑，不是至少也得三四百斤的力量嗎？事實上何嘗有如此大力的車夫呢？」

霍元甲恍然大悟道：「若不是農爺對我這般解說，我一輩子也以為這汽車的力量了不得。我從前聽人說外國大力士，能仰面睡在臺上，兩邊腰上搭著兩塊木板，一邊汽車的輪盤在腰上

轆過去，我以為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一種硬功夫。照農爺這般一解釋出來，這簡直是一個騙人的玩意；休說一邊汽車沒有多重，便是全輛汽車壓在身上，氣皮輪盤是軟的，一眨眼就轆過了，有何了不得！」

農勁蓀笑道：「在尋常人看了，自然覺得了不得，假使四爺願意鬧著玩，一隻手的力量，就可以拉住這汽車，使開車的開不動。」霍元甲道：「我不曾幹過這玩意，不敢說一手能拉住。」說話的時候，車忽然停了。農勁蓀就車窗看停車的所在，門口懸著一塊嘉道洋行的銅招牌，那當差的已先下車將車門打開了，霍元甲問這是什麼街道？農勁蓀道：「好像是北四川路。」

那當差的在前引道，將二人帶到樓上一間鋪設極富麗的大客廳，自往裡面通報去了。農勁蓀看這客廳的左邊有一張門，門上釘著一塊寸半來高，四寸來寬的橫銅牌子，上面刻著英文字，是一間運動的房屋，忍不住指給霍元甲看道：「可見這班諾威確是一個醉心運動的人，這間房屋，就是專供他運動之用的。」旋說旋走過去握著門扭一扳，這門竟是不曾下鎖的，只一扳就隨手開了。

霍元甲沒有見過外國人的運動房，見房門開了，也忍不住走近房門朝裡面看時，只見房中橫的豎的陳設著許多運動器具，壁上還掛著許多東西，都是不曾見過的。正待問農勁蓀，何以外國人運動，除卻尋常體操場所有的木馬鞦韆浪橋槓子等等而外，還有這一屋子的器具？只是還不曾開口，已聽得腳步聲響，漸走漸近，原來是班諾威出來了。滿面含笑的伸手與二人握了

說道：「昨日約四點鐘，今日兩點鐘就請到兩位到敝行來，本是極無禮而又不近人情的舉動，只因我非常希望能與兩位多盤桓幾點鐘，所以冒昧迎接早兩小時屈臨。」霍元甲道：「先生這間運動的房子，可以進去參觀麼？」班諾威欣然答道：「有何不可，請進去看罷。」說著即將房門開了，引二人到房中。

霍元甲見房角上豎著一個牛皮製成的東西，有五尺來高，上半段就和人一樣，有頭有肩，有兩條臂膊；下半段卻沒有腿，頭上的眼耳口鼻，也略具形式。看不出是作什麼用的，遂指著問班諾威。

班諾威笑道：「這是我國拳門家，因平常不容易找著對手練習，便造出這東西來，假做一個理想的敵人。我這個皮人，與英國拳門家普通所用的，有些不同的地方；普通所用的，表面的形式和這個一樣，不過裡面沒有機械，兩條臂膊不發生何等作用，下半段就和不倒翁一般。我這個的胸部裝有機械，兩條臂膊能作種種活動，有有規則的活動，有無規則的活動，可隨便用人的便。初練習的時候，只能防範他有規則的活動，練熟了之後，才漸漸能應付無規則的活動。我這個的下半段，雖也是不倒翁一般的作用，但有兩條極粗而有力的彈簧，在受人壓迫的時候，他能托地跳了起來，掉在地上，依舊豎立不倒，我覺得比普通的皮人好多了。」

霍元甲聽了很歡喜的問道：「使用這東西，有沒有一定的身法手法呢？」班諾威搖頭道：「沒有一定，只要把他一打，無論如何打法，他都能發生反抗。不過有快有慢，打一次只能發生一次的反抗，如繼續不斷的打，就可以繼續不斷的反抗。」

農勁菴道：「班先生不可以試驗給我們瞧瞧麼？」班諾威道：「試驗是很容易的，但是須更換運動衣服，穿著我身上這樣衣服，不好繼續不斷的打，略試幾下給兩位看罷。」隨即將洋服的上衣脫了，襯衫的袖口也捋到手腕上，走近那皮人，對準胸膛一拳打去。只見皮人往後一仰，接著兩條臂膊由下而上的打出來，左先右後打過頭頂，仍掉落下去；看那打出來的速度和形勢，似乎很有力量，倘若被打著一下，不問打在什麼地方，總得受點兒傷損。班諾威不待皮人的右手落下，一把將臂膊擒住，往旁邊一拖，皮人跟著往旁邊一倒；就在這一倒的時候，皮人的左手朝班諾威腰間橫掃過來，班諾威趁勢向前進一步，雙手把皮人的頸項抱著。皮人的兩條臂膊，正與活人一樣，一上一下不住的在班諾威背上敲打，班諾威抱著用力往下按，皮人陡然跳起來，班諾威也就鬆手跳離了皮人。皮人仍豎在原處，只管搖晃。

班諾威顯著吃力的樣子說道：「這裡面機械彈簧的力量太大，不留神被碰一下，有時比拳鬥家的拳頭還重，倘若沒有這麼大的力量，又不能當理想敵人練習。」農勁菴問道：「這東西就只有剛才這幾種動作呢？還是尚有旁的動作呢？」班諾威道：「他動作的方式很多，我現在因練習的時期不多，還不能盡量發揮他的作用，我若穿上運動衣服，認真練習起來，已能運用十多個方式了，剛才不過是一種方式。霍先生是中國最有名的拳術家，何妨試試這皮人。」

霍元甲望著皮人不曾回答，農勁菴不願意霍元甲動手，即接著笑道：「中國拳術的形式方法，都與貴國的不同；這皮人的反抗作用，是按照貴國拳鬥家的形式方法製造的，和中國的拳術不合。中國人練拳術要用這東西做理想敵練習，也未嘗不可！但是有些動作，不合於中國拳

理的，須得稍加改造；不知道這東西性質，是不好應用的。」霍元甲嘆道：「製造這東西的人，心思真細密得可佩服。用這東西練習對打，雖不能像活人一般的有變化，但有時反比活人好；因活人斷不肯給人專練習一種打法，每日若干遍。這東西只要機械不壞、彈簧不斷，是隨時可以給人練習的。」

這皮人旁邊，還豎著兩件東西，都是半截人模樣。一個伸著一隻鐵製的右手，彷彿待和人握手的形式；一個雙手叉腰，挺著皮鼓也似的胸脯，當中一個飯碗般大小的窩兒，牛皮上的黑漆多剝落了，好像時常被用拳頭，在窩兒上衝擊的樣子。這兩件東西的頭頂上，都安著一個形似鐘表的東西。霍元甲也不曾見過，問班諾威是作何用的。

班諾威一面也伸手握住鐵手，一面說道：「這是試驗力量的，每日練習有無長進，及長進了多少，一扳這手，就知道的極準確。」說時將手向懷中扳了一下，鐵手一動，裡面便發生一種機械的響聲，上面形似鐘表的鐵針，立時移動。班諾威將手一鬆，那鐵針又回復原來的地位了。

霍元甲一時為好奇心所驅使，看了班諾威的舉動，不知不覺的走到班諾威所立的地位，也握住那鐵手用力往懷中一扳，只聽得喳喇一聲響！好像裡面有什麼機件被扳斷了。鐵針極快的走了一個圓圈，走到原來停住的所在，扳得噹啷一響，就停住不回走了。

班諾威逞口而出的叫了一聲啊唷道：「好大的力量！到我這裡來的各國大力士都有，都曾扳過這東西，沒有能將這上面的鐵針，扳動走一圓圈的。我這部機器是德國製造的，算世界最